

布法羅槍擊案警示:華人必須與種族主義劃清界限

5月14日下午,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水牛城)發生一起大規模槍擊案,造成10人死亡,3人受傷。警方已控制了18歲白人嫌犯佩頓·根德隆(Payton Gendron),他將被指控謀殺罪。

目前所有證據表明,這是美國社會一起白人種族主義動機的極端暴力恐怖案件。

據布法羅市警方介紹:14日下午2點30分左右,一名18歲的白人男子頭戴頭盔,身穿軍用裝備,“全副武裝”地進入當地連鎖商超Tops Friendly Market,用步槍向人群開火。警方稱,他還帶着一個攝像頭,疑似在網絡直播作案過程。該超市位於當地以非洲裔居民為主的社區,嫌犯並非來自該社區。13名受害者中有11人是非裔美國人,有4人(其中一人死亡)是超市雇員。

警方說,嫌犯在進入商店之前,在停車場向四人開槍,殺死了三人。他一走進去,就遇到了一名在店內做保安的布法羅市退休警察。保安開了多槍,且擊中了嫌犯,但由於其身穿軍用裝備,這幾槍並沒有影響到他。嫌犯隨後殺死了這名保安。布法羅市長拜倫·布朗在周六(5月14日)晚間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槍手驅車幾個小時,從他的社區來到布法羅,對市民犯下了這一罪行……人們在超市購物,子彈如雨點般落下。人們的生命瞬間被無緣無故地終結。”

當地媒體《紐約每日新聞》(Daily News)報道,嫌犯根德隆在行兇前,在網上發佈了180頁的“殺人宣言書”,自述瞭如何謀劃這起兇案的種種細節,包括如何殺死儘可能多的黑人、在射殺黑

人顧客前殺死入口的保安。這份宣言書的“自問自答”部分筆調冷靜,看得人不寒而慄。

根德隆的文字中充斥着白人至上主義的思想。他自稱對他“影響最深的人”是2019年在新西蘭清真寺槍殺51人的布倫頓·塔蘭特(Brenton Tarrant)。其他幾個“啓發他”的人有2015年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教堂殺死9名黑人的迪倫·魯夫(Dyllann Roof),2011年在挪威殺死77人的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

宣言書中,嫌犯自稱一輩子都住在紐約州南部,他是當地一所社區大學的工程系學生。那家超市也是他挑選的——“布法羅的郵政編碼14208(注:案發地Tops Friendly Market的郵政編碼)的黑人比例最高,離我住的地方足夠近”,根德隆寫道。

根德隆的宣言書里包括大量的反猶主義言論,但他的攻擊計劃只針對黑人。“我從未被診斷出患有精神殘疾或精神障礙”,他寫道,“我相信自己是完全清醒的。”



道顯示,“對嫌犯根德隆影響最深的人”是恐怖分子塔蘭特就是受到“替代理論”的啓發,犯下殘殺50多名穆斯林所謂“入侵者”的暴行。該陰謀論稱白人和“西方文明”面臨被削弱並最終被移民“篡奪”的可怕威脅,這些移民“包括有色人種、穆斯林、女權主義者和同性戀者”。根據布法羅當地有關機構的說法,根德隆覺得他必須開車到約200英里外,用步槍射殺無辜黑人,因為美國白人正在被有色人種“取代”。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科內爾·布魯克斯(Cornell Brooks)在推特上發佈一張疑似是嫌犯行兇時的直播視頻截圖,並指出他“不僅把‘N開頭的字母’(一個代表黑人的侮辱性單詞)寫在槍上,他還寫了數字14。而14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的標誌。”

西方民主國家保障思想言論自由,社會生態存在左右到各種異端與極端思潮不足為怪。但是,因為二戰後基本國際秩序奠定的文明理念,以納粹為代表的極右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被釘上了歷史耻辱柱。正如共產主義並沒有隨著蘇聯垮台而在俄羅斯中國以及包括歐美民主國家絕迹

一樣,其他形形色色的以種族主義為核心基調的納粹思潮排外主義,也在世界氾濫。連蒙古國都出現宣揚法西斯種族主義的“光頭黨”可見一斑。

美國以黑奴制度排華法案為標誌的種族主義歷史是不可否認的。美國戰後最大的成果是通過反法西斯與反共,在社會思潮以及法律制度層面反思包括美國社會自身的黑暗殘酷慘痛歷史,確立了民權不分種族膚色信仰原國籍到性別取向的平等公民權,進一步夯實了美國民主制度的社會根基。這也是美國在冷戰期間以世界民主自由燈塔效應吸引接納全球向往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們,令蘇聯不得不建造柏林牆把自己的民眾關起來封閉在美國主導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之外,令蘇聯最終垮台的重要因素。

因此,美國人,特別是在美國西方的華人,應該認真客觀看待美國的歷史與現實,不要忘記美國社會自身複雜危險的社會思潮以及歷史病毒瘡疤與現實的膿包,極右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思潮與組織勢力,是對華人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的現實與長久的危險和恐怖威脅。

政治上左右分野,與宗教自由一樣,是民主自由國家自然合理的存在。但是,不要忘記這些分野與自由,有着法律與基本良知的規範;針對任何族群的仇恨暴力恐怖思潮,都是反人類的,也是徹底反美國民主自由制度的。美國人來自世界各地,因此美國也就有着世界各地的良莠。萬頃良田是事實,里面毒草病毒蛇蝎也蠻多的,人人得小心警惕提防,不要讓自己的良心良知被毒化。

布法羅槍手的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是主流

疾病或僅僅是個別行動。有很多很多人都在沿着彼此的道路走向極端。”

佩頓·根德隆(Payton Gendron)在薩斯奎漢納谷高中(Susquehanna Valley High School)度過了因新冠疫情而改變的高三,在快到期末時,他登錄了經濟學課堂上的一個在線學習項目,有一個問題是:“你退休後打算做什麼?”

“先殺人,再自殺”,根德隆回答。

儘管他聲稱這只是一個玩笑,但他因可能的威脅而受到州警察的詢問,然後被拘留,並根據州精神健康法被送往醫院進行精神評估。

但一天半後,他被釋放了。

一年後,這名18歲的白人男子買了一把Bushmaster XM-15步槍,花了3個小時來到布法羅,並在周六在一個擁擠的超市進行了種族主義仇殺,導致10人死亡,他對這起進行了現場直播。

來自紐約康克林的18歲的根德隆被當場逮捕。

根德隆在一份自白書里聲稱自己是單獨行動,他的極少數朋友也認為他符合那種典型的“獨狼”恐怖分子的描述:與周圍格格不入,安靜、古怪。

根德隆與父母和兩個弟弟居住在一個舒適的社區里,家中房產佔地17英畝。網上紀錄顯示,他的父親保羅·根德隆和母親帕梅拉都在紐約州交通部從事穩定的土木工程師工作,收入加起來接近20萬美元。



同學們說,根德隆成績很好,在科學方面表現出色,曾在州化學競賽中獲得最高分。但近年來轉向了在線流媒體遊戲,痴迷於槍支。

去年年初,在學校重新部分開放時,根德隆穿着從頭到腳都被蓋住的防護服返校。他的同學馬修·卡薩多說,根德隆認為這是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其他學生並不喜歡這樣,在學校他幾乎沒有朋友。

專家指出,雖然根德隆的此次行為看似是一次孤立的襲擊,但槍手並不是憑空行動的。他來自一個極右生態系統,這個生態系統比大多數美國人願意承認的更根深蒂固、更普遍。

對種族主義極端主義的分析人士來說,布法羅槍擊案凸顯了最近國內恐怖襲擊浪潮中最有害、最不为人所知的方面之一。即使這些罪行是單獨的極端分子犯下的,犯罪者也認為自己是在代表一場運動。“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給這些人力量,讓他們覺得自己是更偉大事業的一部分。”前國土安全部高級分析師達里爾·約翰遜(Daryl Johnson)說,他曾在2009年撰寫了一份報告,對右翼和白人至上主義極端主義的崛起提出警告:“當你有了社區意識,你的事業看起來就更正當了。”

有消息稱,執法部門對所謂的獨狼殺手越來越擔心,而白人至上主義者一直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種族主義信念來源于互聯網周一公佈了一份長達589頁的網絡日誌記錄文件,有關當局認為這份文件是根德隆寫的。他在網志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的種族主義信念來源。

“另一次糟糕的經歷是,我不得不去醫院急診室,因為我在經濟學課上寫了‘謀殺/自殺’這個詞,”其中一條寫道。“我愚蠢地把它寫了下來,但又成功脫身。這就是我相信我還能買到槍支的原因。我從未被告斷出患有精神殘疾或精神障礙,我認為自己完全正常。這不是開玩笑,我把它寫下來,因為這就是我打算做的。”

“你現在的信念是從哪裡得到的?”他對自己提問。

答案是:“主要來自互聯網。我生活中認識的人對我的個人信仰幾乎沒有影響。我從所有意識形態中閱讀了多個信息來源,並認為我目前的信息是最正確的。”

作者說他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是的,我會稱自己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畢竟,哪個種族對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負責?我相信白人在大腦方面優於所有其他種族,”他寫道。“是的,我是種族主義者,因為我相信種族之間的能力差異。”

他描述了他是如何形成種族主義信仰的:“在我開始之前,我會說我不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也不是後天的種族主義者。得知真相後,我變成了種族主義者。在極度無聊時,我於2020年5月開始瀏覽4chan,記住,這是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在那里,我通過信息圖表、垃圾帖子和表情包瞭解到白人正在消亡,黑人正在不成比例地殺死白人……”

而在他撰寫的一份長達180頁的宣言中,根德隆以一篇長篇大論開篇,闡述了白人女性“生育率偏低”可能帶來的世界末日後果,將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移民稱為“替代品”。他聲稱自己是單獨行動,但同時也承認,“我受到了他人的很多影響。”宣言基本上是拼貼的,一頁頁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表情包;種族主義群體之間智商差異的科學研究;證實他偏見的新聞文章截圖和鏈接。

他詳細解釋了為什麼選擇了這個超市——它位於黑人佔多數的社區,顧客以黑人居多,之後,他覺得有必要解釋為什麼他沒有選擇襲擊猶太人。“猶太人)可以及時處理,但高生育率的替代品將摧毀我們,我們必須首先摧毀他們,這一點關乎生存,”他寫道。他也曾考慮襲擊教堂或小學,但最終選擇了超市,因為去超市的人數眾多,他甚至三次踩點,並根據谷歌彙編的超市每小時客流量數據,精心選擇了在人員最集中的時間實施槍擊。

根植于美國的傳統

這位兇手所撰寫的宣言中表達的世界觀的核心特徵——害怕移民入侵改變這個國家,對白人出生率的痴迷,把美國黑人想象成國家內部的人口癌症——經常是美國主流白人政治的內容。

1845年,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代表了萌芽中的白人共和國的許多人,他描述了一“支不可阻擋的盎格魯-撒克遜移民大軍”,並宣稱其“將在整個大陸擴張”。

隨着所謂的種族科學在隨後的幾十年里逐漸成熟,專家們說種族是解開歷史意義的鑰匙。歷史學家威廉·斯文頓(William Swinton)的暢銷教科書上寫道:“歷史只關注一種高度發達的人類……白種人是唯一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種族。白人創造了歷史;其他人都是旁觀者。”

但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期,在這些宣揚種族勝利的宣言中,漸漸出現了一種不安和恐懼。因為大規模移民時代已經開始,數以百萬計的東歐和南歐人——他們被認為在種族和宗教上不如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進入美國。

在20世紀早期,這些擔憂加劇了。1905年,日本在與俄國的戰爭中獲勝,震驚了白人世界。與此同時,商品、思想和人口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流動。由於擔心人口“猛攻”,世界各地的白人國家在之後的幾十年採取行動,加強種族等級的邊界,要麼試圖排除或驅逐被認為是種族低人一等的人。

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在民權運動在重要方面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文化之後,大眾媒體的敘述往往認為,美國已經擺脫了種族主義的過去,進入了一個更加開明的現代。這種對進步的敘述強調了真正的進步,但也讓人們更難看到美國白人政治文化中令人不安的連續性。在現實中,今天的白人至上主義恐怖主義是昨天白人至上主義的病態延續。

一個令人不安的未來?

有消息稱,執法部門對所謂的獨狼殺手越來越擔心,而白人至上主義者一直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布法羅槍手的宣言充斥着反猶和種族主義的表情包和虛假信息,讓人忍不住將其描述為一個瘋子的妄想癡語。但是,前美國極端主義官員和專家告訴《時代》周刊,這些說法無論多麼荒唐,都需要被理解為一個連貫的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他們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邊緣的互聯網論壇。根據一項新的民意調查,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認為,為了贏得選舉,少數精英正在努力用移民取代美國白人。

前國土安全部高級分析師達里爾·約翰遜告訴《時代》雜誌:“我們不應該將這些人視為精

五年前,當白人至上主義者走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街道上,高呼“猶太人不應取代我們!”,很少有人明白他們的意圖——事實上,他們指的是替代理論。這個想法似乎很奇怪,甚至難以理解;當時,它是一個相當模糊的集會口號,源於法國小說家雷諾·加繆(Renaud Camus)2012年的一本書,書中散佈了對非白人佔多數的歐洲的恐懼。對許多白人至上主義者來說,正是猶太人策劃了加繆所說的對白人國家的“反向殖民化”,以更容易地操縱非白人的普通民眾。

根德隆公開的反猶主義和對白人出生率 and 人口變化的執著既不是邊緣化的理念。在過去的五年里,對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擴張的恐懼已經完全吞噬了保守主義政治,造就了一個全新的保守主義政策,它對本土主義和白人生育能力的雙重迷戀,催生了一系列旨在改變這個國家本質的政策。

美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白人比例持續下降。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分析,由於美國非白人人人口明顯更年輕,生育率更高,這一變化比預期的要快。這種死亡、出生和移民的融合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是人隨着時間而發生自然消漲。但是,隨着白人佔多數的時代接近尾聲,一種復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右翼勢力把人口統計的事實當作引發大規模、暴力的道德恐慌的契機。

川普的崛起是白人種族恐慌力量的一個關鍵標誌;從他參選的那一刻起,他公開的種族主義就設定了該黨的議程,從一開始,他的言論就直接引發了種族主義暴力。然而,儘管川普已經不再是共和黨唯一的中心,但這段白人敵意的浪潮非但沒有消退,反而在新一屆國會議員和候選人中變得更加重要。

共和黨對本土主義的擁抱,與其說是緩慢下滑,不如說是全速前進。對選民身份的擔憂在共和黨候選人中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競選話題:俄亥俄州參議員候選人J·D·萬斯(J.D. Vance)最近宣稱,民主黨人正在“引進大量新選民來取代已經在這里的選民”;在亞利桑那州,極右翼州參議員溫迪·羅杰斯回應了一篇關於移民的文章,傳達了不祥的信息,“我們正在被取代和入侵。”就在布法羅槍擊案發生幾小時後,參議院候選人布萊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發佈了一段視頻,他在視頻中宣佈,民主黨的選舉策略包括吸引“數百萬”移民為他們投票。國會女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一則視頻宣稱,“左翼分子、資本家和猶太復國主義至上主義者組成的邪惡聯盟,陰謀促進移民和種族通配,其蓄意目的是讓我們在自己的祖國滅絕。”來自政客和權威人士、候選人和陰謀論者的喧囂,已經成為右翼政策的中心。

好處而散播謊言的人。

拜登表示,他的團隊正與司法部保持密切聯繫,相關部門將循仇恨犯罪和種族主義極端行為的方向對該案進行調查。拜登稱,“在美國,邪惡不會勝利,仇恨不會佔上風,白人至上主義不會得到最終發言權。”

近年來,美國發生了多起涉種族主義的大規模槍擊事件。《華盛頓郵報》說,拜登曾在競選總統時承諾要“重築美國的靈魂”,而布法羅槍擊案的發生不禁讓人對他的承諾產生質疑。有分析人士稱,拜登團隊也意識到此次不能僅擺出“善解人意”的姿態,他在講話中需要強硬的表態,以向外界發出堅定應對挑戰的信號。



他的想法實際上非常主流